

清詩話三編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錢仲聯署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清詩話三編

清詩話



拾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十冊目次

紀河間詩話	邵承照	六七〇九
詩家位業圖	劉寶書	六八〇一
三唐詩品	宋育仁	六八一七
在山泉詩話	潘飛聲	六八四一
平等閣詩話	狄葆賢	七〇〇一
宜秋館詩話	李之鼎	七一〇三
綠天香雪移詩話	袁祖光	七一九九

紀
河
間
詩
話

紀河間詩話提要

紀河間詩話三卷，據光緒二十七年安樂延年室刊本點校。輯者邵承照，大興（今北京）人。生平未詳。

按此書係輯紀昀之論詩語而成，有光緒十五年自序，應即編成於此時。分內、外編，凡例言其出處，內編二卷取自文集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，外編一卷取自閱微草堂筆記。內編分總論、六朝、唐、五代、宋（以上卷一）、金、元、明、國朝（以上卷二）等目；外編分寓言、紀事、紀物、題壁、題畫、題扇、紀夢、紀仙、紀鬼、紀狐、紀怪、紀乩等類，儼然詩評、詩話之分。紀文達論詩，有學有識，復有才情，故最稱通達。其云詩學「大概不過擬議、變化兩途」一言，可謂道盡詩史、詩法之根本，與袁枚之「性靈」一說括盡詩人之根本，兩家之說即可執住乾隆詩學之牛耳，格調、肌理等說尚不得同日而語也。此輯堪稱便利，然當與紀氏唐人詩律說、我法集、庚辰集諸選，才調集、玉溪生詩、瀛奎律髓諸評合觀，方可稱文達公詩學之全。

目 録

序		邵承照	六七一五
凡例			六七一六
卷一			六七一七
卷二			六七五〇
卷三			六七七〇

序

紀文達公爲昭代名儒，記問賅博，初未嘗以詩鳴。然公生平無書不讀，而於有韻之語，則尤道人所不能道。論者以爲公之詩得於天分者爲多，而不知非也。公校書天祿，於古今詩學之源流，舉凡體裁、標格，無不一一熟於目而了於心。故發而爲詩，能融會古人成法，而自抒其性情，絕無依傍摹擬之跡。公之言曰：「詩言志。詩本性情。」又曰：「余所見詩不下數千家，不過擬議、變化兩途，然必心靈自運，而後能不立一法，不離一法，詩之宗旨盡之矣。」顧公一生精力，悉用於四庫全書總目及簡明目錄二書，此外筆記數種、試律數選，無多著作。然公論詩粹語，亦即具載於數書中，遺餉後學，班班可考也。照自總角，即喜讀公書。爰取公遺集及四庫全書目錄論詩之語，彙爲內編；復取筆記中之談詩者，別爲外編。皆條分縷晰，以便觀覽。昔漁洋詩話由門人鈔撮而成，至今流傳海內，家有其書，藉資談助。茲書之成，亦仿其例焉爾。識者雖嗤爲無知妄作，亦不敢辭也。大興邵承照序。時在光緒十五年己丑六月。

凡例

一、幼時最喜詩話，尤喜紀文達公之談詩。嘗將文達全集中序跋之論詩者抄撮一處，嗣又取四庫全書提要及簡明目錄中之議論附益之，分以時代，彙爲一編。是爲內篇。

一、閱微草堂筆記一書，雖文達一時遊戲之筆，然清詞麗句，雜見於語神語怪中者，亦復不少。爰采其精華，分爲十二類，釐爲外篇。

一、有謂四庫全書中論斷，有陸耳山副憲諸公手筆，不盡出文達之手者，概歸之文達，未免失實。然當日雖數人列銜，文達實總其事，亦無由一一分出某條爲某人手筆，概以文達，似無不可。

一、四庫全書提要及簡明目錄二書，繁簡不一，而議論初無出入。抄撮之時，各就其詳明者錄之，無所爲軒輊也。

紀河間詩話卷一

大興後學邵承照輯

內篇卷上

總論

詩本性情者也。人生而有志，志發而爲言，言出而成歌咏，協乎聲律。其大者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，次亦足抒憤寫懷。舉日星河嶽、草秀珍舒、鳥啼花放，有觸乎情，即可以宕其性靈。是詩本乎性情者然也，而究非性情之至也。夫在天爲道，在人爲性，性動爲情。情之至由於性之至，至性至情，不過本天而動。而天下之凡有性情者，相與感發於不自知，咏歎於不容已，於以見性情之所通者大，而其機自有真也。

詩之名始見於虞書，「詩言志」之旨亦即見虞書。孔子刪詩，傳諸子夏。子夏之小序，誠不免漢儒之附益；其大序一篇，出自聖門之授受，反覆申明，仍不出「言志」之義。則詩之本義可知矣。故後來沿作千變萬化，而終以人品心術爲根柢：人品高則詩格高，心術正則詩體正。陶詩無雕琢之工，亦無巧麗之句，而論者謂如絳雲在霄，舒卷自如。李杜齊名，後人不敢置優劣，而忠愛悱惻，溫柔敦厚，醉心於杜者究多，豈非人品心術之不同歟？

《書稱》「詩言志」，論語稱「思無邪」，子夏詩序兼括其旨，曰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，詩之本旨盡是矣。其間觸目起興、借物寓懷，如「楊柳」、「雨雪」之類，爲後人所長吟而遠想者，情景之相生，天然湊泊，無非六義之根柢也。然風會所趣，質文遞變，於是乎咏物之作起於建安，遊覽之篇沿於典午。至陶、謝而標其宗，至王、孟、韋、柳而參其妙，至蘇、黃而極其變。自唐至今，遂傳爲詩學之正服，不能全宗三百篇矣。《飴山老人作談龍錄》，力主「詩中有人」之說，固不爲無見；要其冥心妙悟，興象玲瓏，情景交融，有餘不盡之致，超然於畦封之外者，滄浪所論，與風人之旨固未嘗背馳也。

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，旁抒其美刺而已。心靈百變，物色萬端，逢所感觸，遂生寄託；寄託既遠，興象彌深，於是緣情之作漸化爲文章。如食本以養生，而八珍五鼎緣以講滋味；衣本以禦寒，而纂組錦繡緣以講工巧。相沿而至，莫知其然，而亦遂相沿不可廢。故體格日新，宗派日別，作者各以其才力學問，智角賢爭，詩之變態遂至於隸首不能算。然自漢魏以至今日，其源流正變，勝負得失，雖相競者非一日，而撮其大概，不過擬議、變化兩途。從擬議之說，最著者無過青丘，仿漢魏似漢魏，仿六朝似六朝，仿唐似唐，仿宋似宋，而問青丘之體裁何如，則莫能舉也！從變化之說，最著者無過鐵崖，怪怪奇奇，不可仿物，而卒不能解「文妖」之目，其亦勞而鮮功乎？

鍾嶸以後，詩話冗雜如牛毛，而要其本旨，不出聖人之一語，《書稱》「詩言志」是也。蓋志者，性情之所之，亦即人品學問之所見。富貴之場，不能爲幽冷之句；躁競之士，不能爲恬淡之詞。強而爲之，必不工，即工，亦終有毫釐差謬。阮亭先生論詩絕句有曰：「風懷澄澹推韋柳，佳處多從五字求。解

識無聲絃指妙，柳州那得並蘇州。」豈非柳州猶役役功名，蘇州則掃地焚香，泊然高寄乎？

詩日變而日新。余校定四庫，所見不下數千家，其體已無所不備。故至嘉隆七子，變無可變，於是轉而言復古：古體必漢魏，近體必盛唐，非如是，不得入宗派。然摹擬形似可以駭俗目，而不可以炫真識。於是公安、竟陵，乘機別出，么絃側調，纖詭相矜。論者謂王李之派有擬議而無變化，故塵飯土羹；三袁、鍾譚之派有變化而無擬議，故偈規破矩。蓋必心靈自運，而後能不立一法、不離一法，所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者也。

文章格律，與世俱變者也。有一變必有一弊，弊極而變又生焉，互相激、互相救也。唐以前毋論。唐末詩猥瑣。宋楊、劉變而典麗，其弊也靡；歐、梅再變而平暢，其弊也率；蘇、黃三變而恣逸，其弊也肆；范、陸四變而工穩，其弊也襲；四靈五變，理賈島、姚合之餘緒，刻畫纖微；至江湖末派流爲鄙野，而弊極焉。元人變而爲幽艷，昌谷、飛卿遂爲一代之圭臬，詩如詞矣。鐵崖矯枉過直，變爲奇詭，無復中聲。明林子羽輩倡唐音，高青丘輩講古調，彬彬然始歸於正。三楊以後，臺閣體興。沿及正、嘉，善學者爲李茶陵，不善學者，遂千篇一律，塵飯土羹。北地信陽，挺然崛起，倡爲復古之說，文必宗秦、漢，詩必宗漢、魏、盛唐。踔厲縱橫，鏗鏘震耀，風氣爲之一變，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。久而至於後七子，勦襲摹擬，漸成窠臼。其間橫軼而出者，公安變以纖巧，竟陵變以冷峭，雲間變以繁縟，如塗塗附，無以相勝也。國初變而學北宋，漸趨板實。故漁洋以清空縹緲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，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變化而出之。趙秋谷掊擊百端，漁洋不怒；吳修齡目以「清秀李于鱗」，則

銜之終身，以一言中其隱微也。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，而終爲正軌，吐其糟粕，咀其精英，可由是而盛唐；而漢魏，惟襲其面貌，乃至如土偶之衣冠，雖繪畫而無生氣耳。

人心之靈秀發爲文章，猶地脈之靈秀融結而爲山水。燕趙秦隴之山水，渾厚雄深；吳越之山水，清柔秀削；巴蜀之山水，峭拔險巖；湖湘之山水，幽深明靜；閩粵之山水，欽崎繚曲；滇黔之山水，莽蒼鬱律。千態萬狀，無一相同，而其爲名勝則一也。蘇、李之詩天成，曹、劉之詩閎博，嵇、阮之詩妙遠，陶、謝之詩高逸，沈、范之詩工麗，陳、張之詩高秀，沈、宋之詩宏正，李、杜之詩高深，王、孟之詩澹靜，高、岑之詩悲壯，錢、郎之詩婉秀，元、白之詩樸實，溫、李之詩綺縟。千變萬化，不名一體，而其抒寫性情則一也。揚雄有言曰：「言，心聲也；文，心畫也。」故善爲詩者，其思潛發於性靈，其意陶鎔於學問。凡物色之感於外與喜怒哀樂之動於中者，兩相薄而發爲歌，如風水相遭，自然成文，又如泉石相春，自然成響。劉勰所謂「情往似贈，興來如答」，蓋即此意。豈步步趨趨、摹擬刻畫、寄人籬下所可擬哉？

同一書也，而晉法與唐法分；同一畫也，而南宋與北宋分，其源一而其流別也。流別既分，則一派之中自有一派之詣極，不相攝亦不相勝也。惟詩亦然。兩漢之詩，緣事抒情而已，至魏而宴遊之篇作，至晉、宋而遊覽之什盛。故劉彦和謂「莊老告退，山水方滋」也。然其時但一時自爲一風氣，一人自出一機軸耳。鍾嶸《詩品》陰分三等，各溯根源，是爲詩派之濫觴。張爲創立主客圖，乃明分畦畛。司空圖分爲二十四品，乃辨別蹊徑，判若鴻溝。雖無美不收，而大旨所歸，則在清微妙遠之一派，自陶、

謝以下，逮乎王、孟、韋、柳者是也。至嚴羽《滄浪詩話》，始獨標妙悟爲正宗，所謂「如空中音，如相中色，如鏡中花，如水中月，如羚羊掛角，無跡可尋」，即司空圖所謂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也。沿及有明，惟徐昌穀、高叔嗣傳其衣鉢，王敬美謂「數百年後，李何或有廢興，高徐必無絕響」，斯言當矣。虞山二馮，顧詆滄浪爲囁語，雖防微杜漸，欲戒浮聲，未免排之過當。執穀蒸折俎爲古禮，而欲廢蓐羹；取朱絃疏越爲雅樂，而盡除清笛。不能謂其說之無理，然實則究不可行。況「課虛無以責有，叩寂寞而求音」，陸平原言之；「思君如流水」，既是即目，「清晨登隴首」，羌無故實」，鍾記室言之；「山沓水市，樹雜雲合。目既往還，心亦吐納。春日遲遲，秋風颯颯。情往似贈，興來如答」，劉舍人亦言之，則此論不倡自儀卿也。

詩自少陵而詣極，然唐人自李義山外罕學杜。元結、殷璠以下選當代之詩者，亦無一家錄及，其故莫詳也。至於南宋，始以少陵爲一祖，而黃山谷、陳後山、陳簡齋爲三宗，於是江西體盛，而呂紫微、宗派圖作焉。故江西者，少陵之流別也。所列二十七家，人不盡江西，詩亦不盡似杜，併不盡似黃、陳。黃、陳因杜詩而葺甲新意，而呂紫微諸家又沿黃、陳而極其變態，各運心思，各爲面貌，而精神同出一源。故不立學杜之名，而別得杜文外之意，異乎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，似宏音亮節，實爲塵飯土羹也。劉知幾論史家學古，有「貌同而心異」，有「貌異而心同」，可以比例推矣。至嘉定以後，陸放翁、劍南一集爲宋季大宗，其學實出於曾氏，故趙庚夫題茶山集有曰：「新於月出初三夜，淡比湯煎第一泉。咄咄逼人門弟子，劍南已見祖燈傳。」放翁作茶山墓誌，有稱其詩宗杜甫、黃庭堅。是陸出於

曾，曾出於江西之明證。特源遠流長，論者不復上溯耳。

陽和陰慘，四序潛移，時鳥候蟲，聲隨以變。詩隨運會，亦莫知其然而然。論詩者不逆挽其弊，則不足以止其衰；不節取其長，則不足以盡其變。詩至五代，駸駸乎入於詞曲矣。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，則由是以上，將執漢魏以繩開寶，執詩騷以繩漢魏，而三百篇以下且無詩矣，豈通論哉！就短取長，而纖靡鄙野之習則去其太甚焉，庶幾乎酌中之制耳。

外國詩篇進於朝廷者，惟白狼王唐荏歌三章最古，然實舌人所代譯，其原詞尚載東觀漢記中，不能諧音律也。唐貞觀中，有南蠻酋長馮智戴咏詩之事，特一人而已，其詩亦不傳。次則景龍中正月五日蓬萊宮春宴聯句，有吐蕃舍人明悉獵一句，此外無人焉。乾隆五十五年聖壽八旬，歲之元正，頒詔中外，塞北天西諸藩咸麟集仰流，而東之朝鮮、東南之琉球、南之安南、西南之巴勒布，亦皆航海梯山，和會於闕下。朔六日丁亥，先賜宴紫光閣。越六日癸巳，復賜宴於御園。午刻宣示御製詩章，俾使臣能詩者恭和。朝鮮、安南、琉球使臣並效頌祝，得詩九章以進。朝鮮國正使行判中樞府事李性源詩曰：「堯階春葉報中旬，湛露恩深法讌頻。薄海歡欣同玉帛，寰區慶祝競神人。陪筵每感黃封遍，賜醢那安御手親。五紀馨香躋八耋，南山北斗總歸仁。」朝鮮國副使禮曹判書趙宗鉉詩曰：「春回慶歲月中旬，玉帛來庭侍讌頻。姬籙萬年躋壽域，堯階三祝效封人。身沾法醢叨恩曠，衣惹香烟仰聖親。武帳嵩呼同內服，雙擎雲漢頌皇仁。」安南國謝恩正使刑部右侍郎阮宏匡詩曰：「筵開前節值新句，春煖名園詔問頻。恩侈帡幪高覆物，澤覃優渥廣同人。懷侯柔遠天生聖，飽德觀光子慕親。化外幸